

# 視事追擊 看不下去的《南極大陸》

兩個星期前本港有報紙報道木村拓哉主演的億元製作《南極大陸》，因沒有替劇集宣傳引來電視台職員的不滿，結果在職員罷看的情況下，劇集收視由第一集高開逾22%，跌至逾17%。看了報道，我覺得很奇怪，即使整間電視台的員工加上他們的親朋戚友都罷看，果真可以令劇集的收視跌得那麼多嗎？

不管怎樣，《南極大陸》收視不佳是客觀事實，第三集繼續下跌。是木村拓哉的個人魅力減弱了？非也。作為TBS電視台開台六十周年的重頭劇，收視低無非是不好看。觀眾是很簡單的，不好看便不看，即使有的觀眾持可看不看的態度，起碼不會追看，這便成了一個大問題。

為什麼劇集不好看？《南極大陸》除了掛頭牌的木村拓哉，還有香川照之、緒形直人、堺雅人等實力派演員加盟，亦有新冒起的山本裕典，偏偏仍無法吸引觀眾。

從第一集開始，便註定是個災難。作為打頭炮的首集，電視台豪爽地以接近兩小時的特別版放送，描述戰後的日本百廢待舉，為了在國際間贏回聲

譽，及完成父親的遺志，木村拓哉飾演的倉持岳志與他的老師白崎教授四處奔走，要在南極建立屬於日本的觀測站。

說起來是多麼熱血的一件事啊。於是在不足兩小時的篇幅裡，我們看到了許多的衝突與矛盾，許多的小高潮堆在一起。成立南極探險隊，先遭官方的阻撓，然後有民間的踴躍支持得以成事；破冰船的設計與趕工，先有工程的延誤，再有坊間匠人的熱血加入；雪橇隊的建立，先有尋找適合在南極工作的犬隻，再有發掘幾乎被賣掉的小犬；招募隊員、禦寒設施……所有的問題，放在其他劇集中，每一個都有足夠的份量發展成一集，偏偏野心極大的《南極大陸》，要在一集裡消化掉所有出發前的矛盾與衝突，一集看下來，只能說：累。而且每一節的高潮與矛盾



循環出現的模式太過一模一樣，看了不到半小時，便感到悶。第二集收視只下跌了5%？太少了。其後的數集，同樣堆滿了所有可以想像得到的困難，而解決這些困難的永遠都只是一個倉持岳志（木村拓哉），養狗的是他，跟進破冰船工程的是他，船隻在海上遇難，廚房着火是他救的，員工暈倒是他扶着他去醫生，狗隻遇溺是他來拯救，倉持這個角色，實在很忙。

大製作看不下去，同期其他小品不妨留意。助龜梨和也打破收視毒藥宿命，有天才童星，超級卡哇兒的鈴木福主演的《妖怪人間貝姆》，收視險勝《南極大陸》，但拍得輕鬆有趣，光看鈴木福的演出已值回票價；松嶋菜菜的《家政婦女王》有掀起熱潮的潛力。再冷門點，市原隼人的《Runaway》是日版的《Prison Break》，也可一看。《南極大陸》？實在無聊時用以打發時間，也有它的用途。

文：洪嘉

## 影展熱片

文：金寶

### 林書宇 想要講下去的故事

林書宇，新生代台灣導演，第一齣長片《九降風》旋即引來注目，劉若英當時更以「台灣電影有希望了」來總結觀後感。當大家都以為林書宇會很快推出其第二齣導演作品，卻一等就是三年，至今年年尾《星空》才終於上演。《星空》改編自幾米老師的同名繪本，林書宇雕琢劇本只因幾米的作品出名難以改編成電影，他希望既能保留原著的精神面貌和內容，亦希望《星空》的電影版擁有自己的生命和個性，可以發出更亮的星光溫暖人心。

相比起原著，電影版的情節當然更為豐富，而林書宇為幾米寫的結局起了一個變奏，讓觀眾可以帶著愉快的心情離開。「原著中的小女孩，在經歷過種種成長時期的哀傷後，於長大後終於看到《星空》這幅名畫的真跡。但對我來說，小美最後是否看到梵高的真跡並不重要，我反而希望給這些角色一個希望，在經歷過一些黑暗後，能找到生命的其他可能性。孩子們在長大後，終於明白有些難過的事情是會過去的，所以小美可以快樂地過另一個聖誕節，而她和父母三人的家庭雖然破碎了，但她仍可接受母親再婚後的另一個家庭，快樂地相處，一起完成人生那幅未完成的拼圖。」

徐嬌飾演13歲的小美，在戲中經歷最親愛的爺爺過世及父母離異，傷心時她遇上了志同道合的同班同學小傑，在經歷了一趟難忘的旅程後，二人還未來得及話別便得分開，於是小美又回到孤寂的世界裡生活。桂綸鎂演出長大後的小美，雖然戲份只有短短數分鐘，卻是戲中一大亮點。「桂綸鎂和徐嬌都是氣質非凡的女孩子，寫劇本時寫到結尾那幕，我已想到要由桂綸鎂演出，不作他人選。」

至於戲中唯一的香港演員曾江，則令林書宇印象非常深刻。「我是新導演，要駕馭大卡士的演員是很大的挑戰，但卻是我在《九降風》後很希望做到的。今次曾江願意演出小美的爺爺，其實他也不知道我是誰，他只是聽到幾米老師的大名便跑來演出了。由於徐嬌一路演來走自然路線，到她要與曾江演一場對手戲，你不能叫她一下子變成曾江很老練的那種狀態，同樣你也不能要曾江一直調下來遷就徐嬌，所以我在導演曾江的時候，就得動動腦筋，要點小聰明。在拍攝曾江在病房裡的一場戲，我到了現場才跟他說，曾江我想到了一個好點子，所有病房的戲病人都是臥床的，如果我們這場的病人是坐著的，不是很新鮮嗎？曾江聽了很開心，他也覺得有趣，而且這樣一來他就不是在很有準備的狀態下演了。讓他感到好玩又毫無準備下演出，出來的效果倒是剛剛好，徐嬌不至和他相去太遠，弄得兩爺孫的角色像陌生人。」



導演 林書宇

## 新碟上架

文：任逍遙

### 《美國隊長：復仇者先鋒》 3D Blu-ray

有關漫畫英雄的電影，我們都看得太多了，甚至乎，已到達再沒興趣看新一部的地步。然而，《美國隊長：復仇者先鋒》還是值得我們再「博一鋪」的，因為在眾多Marvel的漫畫英雄當中，美國隊長才是首個被創作的角色，那時候Marvel剛創立不久，更是正值世界大戰期間，特別具時代意義。

事實上，《美國隊長：復仇者先鋒》雖然仍有很多荷里活大片、漫畫英雄片的毛病，譬如大而無當，總有不必要的視覺特效，以及某些劇情設計和發展太過兒戲，但如果談時代意義，仍是有可值得細味的地方。美國隊長和其他漫畫英雄有點不同，因為他本來是個身體瘦弱的年輕人，全無英雄相可言，後來他成了「英雄」，也不是因為他有潛藏的神力未被發掘，背後一切都是有意圖的，是一個打造超級戰士實驗下的成品。

就是因為世界大戰，就是因為美國要振奮人心，美國隊長才會出現。影片描述的世界就像是美國的縮影，銳意要當世界警察，派美國隊長深入敵軍，拿走武器，壯其威風。只是美國隊長比較幸運，後來竟沉睡了七十年，醒來才驚覺時代變遷，戰事仍不斷，重複的災禍他都不必經歷了。政府要拯救地球？一切都不過是假象而已。

《美國隊長：復仇者先鋒》作為一部漫畫英雄大片，其3D Blu-ray卻沒有想像中有大量的特別收錄部分，例牌的製作特輯篇幅都不算長，都是一些電影的幕後製作過程，以及原著漫畫的背景資料等。比較有趣的是主角Chris Evans的「變身」過程，做英雄個個都要變大隻，但Chris Evans本來就健碩，所以難度反落在片初他的孱仔造型上，要靠電腦特效將他縮水，真有趣。除此以外，就是刪剪片段和預告片等，驚喜不大。反而要留意是影碟的3D效果和DTS-HD Master Audio 7.1強勁音效，表現在實中。更不容錯過的，是字幕完結後的《The Avengers》預告片段，以Blu-ray看的效果遠較任何網上版震撼，這部雲集多個漫畫英雄的大作肯定是明年的焦點，所以無論如何，我們都要先看看《美國隊長：復仇者先鋒》，就當是看《The Avengers》前的熱身動作吧！



# 《賽德克·巴萊》 原住民的彩虹橋

1930年，日治時代的台灣台中州能高郡霧社，爆發當地原住民部落針對日府的造事反抗，殺死過百名日本人，隨後遭到日督府大量兵力的反攻，上千名原住民遇難。史稱「霧社事件」。歷史教課書記下了反抗部落代表賽德克族及其首領莫那魯道，短短幾行字，卻讓1969年出生的漢人魏德聖，一不小心跌進了歷史的深處。繼《海角七號》之後，除了膽量、知識、朋友，他還需要更多的資金和運氣。7億新台幣（約1.4億元人民幣）的大片規模，4個半小時的片長，魏德聖借錢血淚史是事實，他讓台灣原住民揚眉吐了氣也是事實。

文、攝（部分）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



魏德聖的樣子容易讓人誤會：個子不高，皮膚白淨，戴着眼鏡，沒甚麼髮型，滿腦袋搭着，一團和氣。只憑外表，難以想像那7億新台幣他是怎樣一點一點籌備的。《賽德克·巴萊》在台灣本土票房已突破6億，與之對比的，是在威尼斯電影節上遭遇的滑鐵盧。「那個剪輯版本，應該說，我很不滿意。故事和邏輯我們醞釀了12年，但威尼斯節那邊只給我們1個月時間剪成兩個半小時，而當時我們連足版的剪輯都沒有完成。故事雖然是完整的，可文化性和歷史性都傳遞得不夠，觀眾看後只會有更多的問號。」足版上半集會於本月17日在香港上畫，樹欲靜而風不息。

## 文明和原始的衝突

幸好台灣本土觀眾看不到威尼斯的「縮水版」，一面歡慶本土片的「復興」，一面有原住民在facebook上呼朋喚友，要特別強調，請穿上民族服飾入場。「很美的現象啊。他們穿上傳統服裝，走到街上，吃一頓午飯，再進電影院看電影，散場後再去買一點東西，最後回家。他們不會覺得不好意思，而是很驕傲。」一部電影讓人回歸到看電影最初的儀式和尊嚴。「他們還會互相提醒說，不要戴頭飾哦，會擋到人家。其實，當大家都覺得自己的文化是美的時候，寬容度也增加了。族群的和諧就是這樣美。」

魏德聖是漢人，拍《賽德克·巴萊》，要用到賽德克語、日語，他一樣都不會。可是，這個有關原住民部落的英雄故事，卻圍繞着他長達11年。影片講台灣原住民部落之一的賽德克族人，在日佔達30多年後，以幾乎集體殉葬的方式，與日本人對決，族群最後從千人劇減至200人。他從歷史悲劇中看到了抗日和反日的仇恨以外的東西。

「講國家跟國家的仇恨，在內地是這樣，因為那是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戰爭。在台灣早期也是，甲午戰敗，日本接收台灣就是用強取的方式，但就霧社事件來講，它不是對軍國主義的反抗。在主角莫那魯道年輕的時候遇上日本的侵略。之後過了35年，教育、工程進來了，體制也建立了，看上去好像一個地方被降服了。但其實除了早期對日本人的仇恨還醞釀在心裡，最後的問題則成爲了一種文化上的衝突。」

「我們下集開場的第一句話就是『好獵人要懂得安靜地等待。』等的是族群意識重新被建立起來。甚麼時候被建立起來？當孩子們、第二代長大以後，他們開始覺得失去了文化信仰，去找回我是誰的時候，反抗就不是在反侵略，而是要拿回族群的傳統，取得上天堂的自由。」

## 進入仇恨的原點

教科書裡有關「霧社事件」的交代，只有短短兩行字。一次魏德聖偶然讀到台灣漫畫家邱若龍的作品《霧社事件》，令他大受震撼。

「一開始是好奇，後來逐漸對霧社事件有了更多了解，更無法自拔。如果從反抗初期的抗日切入，

這個故事很容易講。但當你了解了許多歷史層面和細節時，你心裡會有很多的為甚麼。為甚麼連女人孩子也要殺？為甚麼活下來的人既然那麼痛苦不死了算了？為甚麼鐵木瓦力斯要幫日本人打仗？為甚麼莫那魯道明知會輸，還要打這場仗？他為什麼要脅迫其他部落參與？為甚麼日本人用這麼大的軍力去反攻？之前的侵略是侵略，但後來日本人為這個原始部落引進了文明，錯在哪裡？文明不對嗎？難道要回到從前的獵人文化才是對的嗎？」

「很多問題我想不通。去看了很多書，去問了很多，去了解很多歷史後，我得到的結論是：不要從政治的角度去思考，要從傳統信仰的角度、傳統獵人的思維去想，就會看到更高的層次：日本人自以為的文明給傳統原始民族的衝擊是：你不是一個人。但為甚麼我不是人？為什麼你認為我是動物要把我變成成人，變成你的樣子才是人？從信仰的角度，你會驚嘆地發現，很多的矛盾和問題有了一種合理性。雖然這是對現代人的一種挑戰，但也讓他們了解到不同文化族群的人在想什麼，會得到一種諒解：諒解殘忍的背後夾帶的族群使命是甚麼，以及諒解日本人所帶來的文明使命背後的矛盾。歷史的東西，就必須要進到仇恨的原點去觀察。」

浪漫愛情片《海角七號》2008年在台灣取得該年本土最高票房，人們開始知道有個名叫魏德聖的導演，但那只是魏德聖為拍《賽德克·巴萊》所實施的一項冒險策略。2003年，他就曾以一部5分鐘的試拍片籌備，籌款失敗後才改拍劇情長片。看到《海角》的成功，魏德聖等都沒等，決定向他的理想起跳。「《海角》之後，也不是沒有猶豫過，」魏德聖說：「我覺得我的能力還不足以挑戰這個案子。可是如果我再拍其他的案子，萬一賠了就更沒錢拍了。好像去攀一個山頭，如果先跳到高一點的台子上，是離頂比較近，但不見得比較簡單，既然直接跳到山頂會掉下去，而先跳到別的高台再起跳也可能會掉下去，那為甚麼不直接跳？不然就永遠沒機會了。」

## 文明的終極是反省

日本明星安藤政信、田中千繪飾演片中日本軍官及其妻子，涉及國族關係，演員曾有擔心，魏德聖要做演員的工作。「我跟他們說，把這些角色看成是一個個人，而不是日本人。從影像也看得出来，這是時代的錯。在太平年代你是一個好警察，你還



馬志翔飾鐵木瓦力斯，羅美玲飾川野花子。



「賽德克·巴萊」族語的意思是：真正的人。

去學原住民的語言，孩子、妻子統統帶到山上和他們生活在一起。山上很危險，但把你他們當朋友，可是你得到的結果是，你的家人被你最好的朋友殺了。你會怎樣？你當然會報復。這是最基本的人性，不是國家、民族問題。」

「我曾跟一位日本學者對談，他也認同我的想法。我看電視劇《龍馬傳》，那時日本閉關鎖國，美國去逼他們開放。日本因為鎖國很弱，面對西方的遭遇和中國一樣，只能團結起來一致對外，想法很簡單，就是要保衛國家。但為甚麼日本有能力自保之後，就開始侵略別人了呢？難道一個國家的強盛是為了侵略別人？那位學者也不知怎麼說。」

「一個文明帶給你很大的野心，希望侵略、佔領別人。世界上的文明產生強大的國家，就產生了強大的侵略力，歐洲、日本都是。所以我們要重新思考，文明的終極價值應該是反省、互相理解。」

拍片之初，有人對魏德聖身份的合法性產生質疑，他不是原住民，沒有經歷過歷史，憑甚麼有資格講這個故事？憑甚麼能保證就能講好？他發現，解釋再多，說不如做。上部上映的時候，有不少質疑的聲音，下部出來，聲音漸漸平復。

「我一開始跟賽德克遺族的部落人溝通，跟顧問開劇本會，後來就有紀錄片紀錄部落裡的幸存者，還找部落後代的人，我們的總顧問出了一本書，把電影與史實違背的地方都講出來，讓觀眾看到霧社事件的原貌。」

「電影拍出來後，還沒有上映之前，我的第一個動作就是上到部落去放映給他們看，先取得他們的信任。因為戲劇的效果有些誇張，但事件是真的，這需要向他們解釋。不過放映完後，部落對我們是感謝的。其實，這個賽德克遺族部落在霧社事件之後反省很大。他們開始很注重教育，是全台灣原住民裡面知識教育最高的。因為只有教育才能進入社會核心，才能不被欺負。他們族人從事教育的有3成，2成以上從事公職。你在他們村裡喊一聲老師，好幾個人都會回頭。」

影片受到國際矚目，有人標籤魏德聖為商業片導演，他氣不打一處來。「如果是商業片，為甚麼我在提劇本企劃時，沒有人認為會賺錢？沒人願意投資？拍之前說我是藝術片，拍完後賺了錢就說是商業片，這個價值標準在哪裡？」

《賽德克·巴萊》新剪輯版本正拿去內地送審，希望能得到放映。「即使被罵我也甘願，我很想聽聽內地觀眾的想法。兩岸需要了解，了解後才應該怎樣解決問題。」魏德聖說。